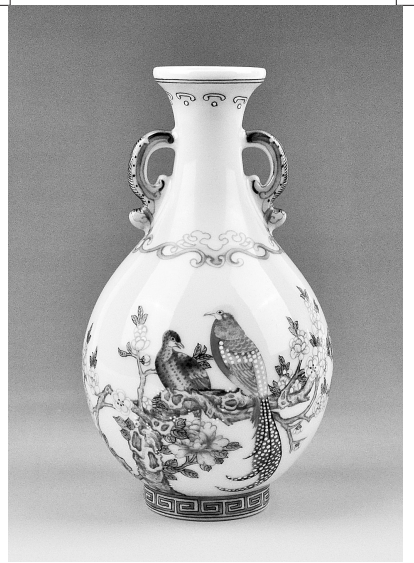


中原收藏



乾隆御制法琅彩古月轩花石锦鸡题诗双耳瓶

乾隆一朝为清代盛世，集全国经济、政治和艺术于最高峰。乾隆朝艺术发展到极致，无论是瓷器还是其他艺术水平均为清代之冠，故乾隆法琅彩又有“五彩法琅”之称。乾隆朝法琅彩瓷另有一种带西洋味道的纹饰，这是前朝所不见有的，不但法琅彩多有此类纹饰，其他瓷器上如粉彩、青花也多有西洋绘画风格。乾隆年间，有许多欧洲画家供职于内廷，中国画家因此吸收了欧洲绘画的透视技法，把它用在法琅彩瓷画上，色彩华丽，风格独特。

本器以法琅彩绘画花卉、湖石、锦鸡等，造型挺秀圆润，釉质细洁，彩绘浓淡相宜，整体布局得体，笔绘工细，画风活泼，颇具雅趣。底部书蓝料彩双方框“乾隆御制”四字楷书款。为乾隆法琅彩之精品。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新书架

《80后诗丛》

何文

由河南文艺出版社编集的中国首部80后诗从出版，共推出十人诗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评论家、诗人单占生总策划，青年诗人刀刀主编，囊括了刀刀、八零、王彦明、西屿、高野、纳兰容若、田春雨、张艳庭、刘良伟、徐林等活跃于当下诗坛年轻诗人的作品。这些年轻的作者生活于各地，从事不同的行业，以切身体会抒写着与时代、与生命、与生活休戚相关的诗歌文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诗歌应当是被传统媒体忽略的“当下浮世绘”之一。而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年轻的诗人们面对现实的勇气和言说的坦然。很显然，他们不再以愤青式的宣告为荣，他们自然天成，他们的声音来自血液的温度，而血是白的，他们是不动声色的，是风吹过时刀割芦苇的声音。

郑州地理

杜岭街的历史

朱坤杰

杜岭街是郑州市内非常闻名的一条老街道。素有“一条杜岭街，半部郑州史”之说。路名因村名而得名。据传，明末年，三个王姓人家和四个杜姓人家从山西洪洞县迁至今杜岭街街道办事处杜岭社区附近定居，垛墙筑舍，垦荒屯田，渐成村落，村名叫杜王庄。乾隆年间，随着王姓村民的迁徙，杜姓人家已成为本地的大家族，建有祠堂、花园。清道光二十九年春，郑州久旱，村民们因祈祷有应，下了几场雨，杜姓人家为谢天公，集资在村南古城墙高处（村民们把高处叫作岭），建一座庙宇，周围十里八乡的善男信女都来进香朝拜，求神保佑，由于香火长年不断，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庙会。随后，人们也将村名改叫杜岭村。很久以前，郑州古商城城墙是一条沙岗，是杜岭村到城里的必经之路，随着沿沙岗往来人员的增多，时间久了便形成了一条土路，这便是杜岭街的前身。1952年，郑州市第二区成立杜岭街政府，1955年3月改称为杜岭街道办事处，是郑州市最早一批建立的街道办事处之一。1958年划归管城区，后更名为管城区人民公社杜岭分社，1960年划归金水人民公社，1961年8月，恢复杜岭街道办事处名称，沿用至今。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都搞“深挖洞，广积粮”，郑州也不例外。1974年9月，村民在杜岭街旁边挖地洞时，挖出两尊青铜方鼎，惊动了当时的整个文物界，随后，大的被命名为“杜岭一号铜鼎”，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小的被命名为“杜岭二号铜鼎”，现藏河南博物院。杜岭方鼎的出土，使郑州商城遗址得到充分证实，随后，郑州被中国古都学会评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从此，杜岭街的名字更是为之大振，名扬全国。杜岭街如今变得更为繁华。特别是夜市，小吃、烧烤在郑州都很闻名。金灶灶炭锅鱼、马记米皮、赵记瓦罐烩面等小吃在杜岭街都风光了20多年。

散文

莫言为我题写书名

韩露

暮色慢慢升起的山间，莫言先生、大卫和我在谈莫言先生早年的一个短篇小说《透明的胡萝卜》。大卫说得很起劲，莫言先生表情恬淡，目光好像一直在远处的群山间。

在一个笔会的晚饭后。我们站在石头护栏旁边。护栏的外面是笼罩在沉沉暮色中的旷野和初夏的山峦。不远处的宾馆在越来越亮的暮色里亮起了灯盏。那些灯光不但没有照亮黑暗，反倒把沉沉暮色弄得模糊而苍茫。

在深长迷离的暮色中，我对莫言先生说：“我有一个长篇，刚写完。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帮我看看吧。”

忘了莫言先生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大意是他在写长篇，等写完吧。莫言先生说话时的眼睛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从那眼睛里，我知道他绝没有推托之意。我却再没有和他提过这件事。

“已经和莫言先生联系过了，他说写好了通知我。”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我打电话给同乡。他说，这事不能催，我问他给莫言先生说没说这是我的长篇，他说，说了。

我就觉得我得和莫言先生联系一下了。又想那么久都没联系了，还是先发个信息吧。莫言先生回信息说，已阅，请告地址寄去。我哪里能让他再跑到邮局，对他不计报酬的慨然相助，我已经是很感激了。况且我本来就打算等他写好后去北京拜访他。

不必专跑一次，别客气。特快给你，你马上回信息说。这样一来，我也就不好再坚持什么了，只有等去北京开研讨会时再说了。

三天之后，我收到了莫言先生寄来的邮件。棕色的信封，深蓝色的钢笔字，信皮上几乎写满了收件人地址和姓名。在印着邮政编码四个字的下面写着莫言，和信封上的字一样，也是

小行书。我小心地拿剪刀剪开信封，里面除了两幅题写的书名外，还有一封信：

韩露：前些日子王总与我说过，即写了，但昨天找不到了，无奈只好重写，但总也不满意，寄去，不知能用否？即颂 春安！

莫言 3月15日

我很感动，也很感慨，心想，这才是大家呀！在世风低下的今天，不仅不计报酬欣然给我题写了书名，而且还这么认真，谦虚，反复题写还觉得不满意！

莫言先生的毛笔字我是见过的，那是用深厚的学养和人格浸润出来的字，一撇一捺都散发着中国文化特有的气息。谦恭、质朴，充满田园气息而不失典雅、端庄，就是因为莫言先生字里弥漫着十足的书香气，我才想到请他题写书名，因为我觉得在我这个长篇里，也不失传统文化的含蓄和韵味。

两幅字各有千秋，一幅平和宁静，另一幅洒脱不羁，犹如儒道两家，难分伯仲，我决定拿到出版社，让总编看看，因为总编的毛笔字写得也很有功底。总编反复看过后，叫编辑上来拿字去扫描，编辑上来得很快，总编简单地给她介绍完情况后，忽然说了一句：“这会儿你可以趁机抢一幅。”

我立刻紧张起来，我那是真舍不得啊！

“不过这幅没有盖章。”“对，不能算是一幅完整的作品。”我马上接着总编的话说：“总编看着我意味深长地笑笑，对编辑说：“作者在这儿等着，你快去扫吧。”

我感到一阵轻松。时间不长，编辑拿着字上来了，

说：“写错了一个字。”我奇怪地接过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后说：“不错啊，哪儿错了？”

“应该是最后一‘个’淑女，莫言先生写成最后一‘位’淑女了。”“不就是‘最后一位淑女’吗？”“不是的，韩老师，选报的是最后一个淑女。”

“那怎么办？改选题吧！”“马上书就出来了，这时候还怎么改选题？让我写个‘个’字把莫言的‘位’替换下来吧！”

总编说着就铺开宣纸，拉开了写字的架势。“你行吗？”我担心地说。

“咳，老单经常干这事了！”片刻，一张“最后一位淑女”的书名就在总编的笔下诞生了。

这件事情过去三天后，我收到莫言先生的短信：韩露，早先写那两张找到，已于前日寄去，请收。

第二天，我又收到了莫言先生寄来的第二个邮件。我小心地拿剪刀剪开信封，里面除了两幅题写的书名外，还有一封信：

韩露：终于将前些日子所题书名从书缝中搜出来。看了一下似乎确比寄去的两幅要自然一些，因此还是寄去供你选择，举手之劳不必客气。春天已到，即颂安好！莫言 三月十六日

信写在荣宝斋印制的多福多寿图案的宣纸信笺上，深蓝色的钢笔字，书法的行文样式，心闲气定的行楷字。

如果把这封信装裱一下挂在书房里，是可以驯养心灵的！我这样想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决定把它们捐献给当代文学馆了。

我把这两幅字拿到总编那里，他认真地看过后，对站在我旁边的编辑严肃地说：“改选题吧！”



雾起心闲见仙情 王国强 摄影

散文

黄河边上的小院

陈勤廉

一个样，碧绿的叶子爬满了瓜架，棒槌似的丝瓜一天大似一天。夏天来了，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头种白菜，喜欢吃红萝卜的我早就准备好了种子，及时地翻晒土地，施肥，浇水，合土种下，盼那，盼那，盼苗儿出土，有一天，终于枝叶茂盛的红萝卜缨拔地生长，布满畦间，我和老伴连忙间苗助长，时过两月，国庆之时，挖出大拇指粗的红萝卜做了盘凉拌菜，脆甜可口。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的小院也是日日新。黄瓜、豆角刚刚谢架，韭菜又露出新芽，上海青、生菜、黄心菜，争相出土，新品种的砍瓜又与丝瓜媲美，它酷似长形的哈密瓜，五个二尺长的砍瓜滴滴在瓜架下茂盛是好看。从新郑移来的枣树枝叶茂盛，枝头上红溜溜的鸡心小枣在空中随风晃动，自种的桃树、杏树，核桃树也不示弱，更是绿满枝头，为小院增光加彩，充满了生机活力。

日出而作，日暮而息。躺在床上，全身筋骨酸软，只有这时才会感到劳累不只是锻炼身体，而是艰苦的劳动。困倦的我很快入睡，这就应了“劳动一日可得一夜安眠”那句名言了。劳其筋骨锻炼身体，

不是生活的唯一，每当劳动之后，回屋休息，看到书桌上摆放的笔墨纸砚，落座喘息，看到对面墙上挂着的锄、钬、锹、铲，这左右之具不正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吗！执笔写文章是个苦差事，思泉再三难成文，真是“半杯苦茶，半支烟，半句歌词写半天。”明知苦，但为了防止脑子僵化，知苦而为之。

劳动之余，手拿放大镜读书看报，写文章，在这书案上，我研究了园林专家陈从周的《簠青集》，对园林和以园林为资源的旅游事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写出几篇记录行踪的游记；还系统地研读黄河文化丛书，撰写了《领略山水不在多，独选嵩山与黄河》，在字里行间抒发了我对黄河的脉脉深情。我生于燕赵大地，却是喝黄河水长大的。70多年，我在黄河母亲乳汁哺育下度过了“国难（抗日、水旱蝗灾荒年）当头，民不聊生”的岁月，从没有离开黄河一步。今天我能在黄河身边过上一片黄河湾，看望母亲河，与她亲近，怎能不使我欣慰呢？亲近土地，亲近黄河，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满足。

连载

罗子沟下派纪实

韩伟冬 著

看来村长真是不明白，以为上面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问老金：“你们垫付的钱有没有票子？”村长说：“有倒是有的。镇里书记他们也都知道。”

垫钱这个事，我相信有。但是否有票子？我内心倒不敢相信。但从感情上，我是倾向于村长的，因此我说：“如果有票子，就好解决，镇里怎么也不会让人为村里垫付的钱白花吧？”

孙是管钱的，我说这话其实是给孙所长听的。孙所长说：“有时间你把票子拿来看看。”

从饭店出来，我和村长说：“木耳菌房的事看来应该找采购办。”

下午，村长又开着他的拖拉机上山了。他承包的工程还没有结束。

听说有自己建大棚育苗的，一个大棚需要6000元左右。但有的村民拿不出建大棚的钱。资金，是发展地栽木耳更大的瓶颈！我和村长金日说：“如果省给你合作社里投一笔资金，你每年借给十户想要建大棚的村民，第二年，村民卖了木耳把钱还回来，你再扶持十户，之后，再把钱收回来，再投。这个办法行不行？”

金日说：“那咋不行！”

第二天，因为一上午都在镇里办事，这个想法和书记一直没有时间坐下来谈。下午村长就回黑龙江省的工地了。

何书记对发展养殖业很感兴趣，总说要带我去西河村的养鸡场看看。有天上午，何书记没骑摩托车，把家里的轿车开来了。跟我说：“走，咱俩上西河看看。”

上了何书记的奥拓车，才知道什么叫有车不如没车，车体特窄，车况也就三成新，车速表不走字，大概是坐垫套子坏了，就随便地找了个旧编织袋子套上了。

我问他：“你怎么买了个这么小的车。”他说：“便宜，五千块钱买的二手车！”

乡村的公路上车少，小车跑起来速度倒是不慢。十多里路很快就到了。养鸡场就在公路的边上，共占用两栋红砖房，不是新建的，倒是利用废弃的小学校。恰巧养鸡场的主人在，我们和他攀谈起来。